



玫瑰  
Mei Gui Yin Li  
：引  
力

林笛儿  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玫瑰  
Mei Gui Yin Li  
引力  
林笛儿  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玫瑰引力 / 林笛儿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399-9826-8

I. ①玫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5622号

书 名 玫瑰引力

---

著 者 林笛儿

责任编辑 姚 丽

策划编辑 唐 瑜

封面设计 杨 平 罗静颖

内文设计 罗晓芸

封面绘制 Candy田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7.5

字 数 320千字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826-8

定 价 28.00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你不愿意种花，  
你说，  
我不愿看见它一点点凋落。



► 是的，为了避免结束，  
你避免了一切开始。  
——顾城

# 目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001 | 第一章 月球的背面   |
| 021 | 第二章 彗星来的那一夜 |
| 044 | 第三章 加速度     |
| 064 | 第四章 弄香沾衣    |
| 078 | 第五章 寂寞光年    |
| 094 | 第六章 不是风动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112 | 第七章 质变      |
| 134 | 第八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|
| 156 | 第九章 上帝之眼    |
| 173 | 第十章 远去的轨迹   |
| 190 | 第十一章 粒子风暴   |
| 205 | 第十二章 蝴蝶效应   |
| 227 | 第十三章 掬水捧月   |
| 244 | 第十四章 月晕而风   |
| 260 | 第十五章 础润而雨   |



童悦记得桑晨有一次提过老街那儿有家按摩店，店主是个瞎子，按摩的手艺很好，而且还会算卦，特灵。她把目光从电脑屏幕上挪开，揉揉酸痛的脖颈，想着，要不找个时间去算一卦？

这一年已经过去八个月了，似乎就没个好消息。过去的就当是过去了，搁在眼皮子底下的这个，却让她怎么也无法接受。好几个同事都说担任高三年级的班主任得有一颗减肥的心，不对自己狠就没效果。童悦的体质属于不易胖的那种，她没减过肥，不是太能体会那种感受。不过，她早做好了百折不挠的心理准备。

按童悦的资历，本是不够执教高三年级的，更别谈担任班主任了。这是个心照不宣的规则，高三的任课老师几乎是集中了全校师资力量精华，绝对的强强联合，要么经验丰富，要么名闻遐迩。他们很少跟班，除非自己特别要求，一般每一年都固守在高三的岗位上。他们就像一部影片里的大牌明星，无论如何，至少可以保证一定的票房。和他们一比，童悦有点像不经意间夺了主角光环的女二号。

满打满算，今年是童悦参加工作的第三年。第一年，她教的是高一个普通班的物理。第二年，她跟班到高二。那个班的班主任是个孕妇，孕期反应很强烈，因着童悦年轻，时间又多，班上的一些事就拜托童悦搭把手。怀孕六个月的时候，这个班主任在洗手间滑了一跤，当时就有点腹痛，医生检查过后，命令她卧床保胎。校长郑治都没多考虑，就让童悦接手了班主任一职。不知是学生争气还是童悦教学有方，当年的期末考，这个班的综合成绩排名普通班第一，物理成绩更是突出，平均分几乎逼近强化班。第三年，郑治力排众议，大胆地让童悦执教高三强化班的物理，并担任班主任。对于童悦的不安，他是这样宽慰的：“高考每年都在改革，我们学校也需要适应时代的脚步，必须注入新鲜且充满活力的血液。我相信你。”

问题是童悦不太相信自己啊。这不，立马就现形了。在暑假后的第一次摸底考，高三一千六百名学生，过五关斩六将才进入到强化班的所谓的学霸们，有一半人的总分落到了一百名以后。谢语最猛，直坠到第五百名，简直打破纪录了。唯一值得安慰的是，第一名还是李想。

童悦不禁反思，这到底是什么缘故？她没有盲目地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，事实上，她才刚刚把班上的学生与名字对上号。也许是她的运气真的背了一点。

孟愚同样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他是郑治从北京某校花重金挖过来的语文名师。这两年，青台高考语文最高分的都是他的学生。平时很温文尔雅的一个，这会儿急得都快语无伦次了：“你是怎么进的强化班？”他戳着试卷问站在办公桌前的谢语。

对于摸底考的排名，谢语似乎并不在意。她人在这儿，神却不知在哪朵云下飘移，回视人的眼神迷迷蒙蒙的。一个暑假，她的皮肤晒成了蜜色，头发倒是很规矩地扎成了马尾，只是那尾端像是不小心沾了点颜料，五彩缤纷的，在阳光下甩动的时候，如一道彩虹掠过。她露出凉鞋的十根脚趾的指甲盖则涂成了神秘的黑色。

“啊，孟老师，你这是怀疑我还是怀疑郑校长呢？”面对孟愚的质问，谢语仅微微抬了抬眼皮，晃了晃腿，“你怎么想我我倒是无所谓，但郑校长是你的大BOSS，难道你也要当面这样问他吗？”

孟愚面无表情地坐着，两条手臂环在胸前，金丝边眼镜在灯下闪烁着冷冽的光泽。不错，为了保证强化班的质量，每一次选拔考试，郑治都全程参与。孟愚轻轻噓了口气，命令自己冷静。

“《枫桥夜泊》的作者是谁，你是真不会还是装不会？”

“毛宁呀，那歌曾经很火的，像你们这种年纪的，差不多都会哼上几句——月落乌啼……”谢语直接哼上了。

“所以《朝花夕拾》的作者就成了孙浩、阿房宫不是你烧的？”孟愚打断她，语气已经抵达崩溃的边缘。

“孟老师，虽然我不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，但我也是个有原则的人，我还不至于犯蠢到去纵火行凶。”谢语一脸“我很气愤”的神情。

孟愚看向童悦，童悦默默地把目光转向窗外，无语对苍天。

“那《满清十大酷刑》呢？”从外面进来的数学老师赵清放下试卷，嘴角噙着一丝坏笑。

“清朝有这本名著吗？我没看过。”谢语挺诚实地看向赵清。

“你先回教室把卷子修正一下，错误的题抄十遍。”孟愚铁青着脸，狠狠剜了赵清一眼，阻止了他的发挥，随手把卷子递给谢语。

谢语抗议：“不是吧孟老师，抄题那是小学生做的事。”

孟愚冷冷地道：“你以为你比小学生要高明多少？”

谢语满脸通红：“孟老师，你这含讥带讽什么意思啊，不就搞错了两个人名嘛，错了又怎样，都是俩死人了，谁会出来翻案啊？如果你看不惯我，就把我踢出强化班好了，反正我也不爱和那群书呆子待在一块儿。”

孟愚额头上的青筋暴起：“你以为我不敢？”

谢语昂着头，向前一步。

“谢语，回教室去！”童悦看情势不对，连忙上前拽住谢语。谢语并不领情，甩开童悦，拿起试卷一撕两半，挑衅地瞪着孟愚。孟愚气得双手直哆嗦，眼睛都红了。

“老师很了不起吗？下个月我就满十八岁了，我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。你侮辱我，我就去告你。”谢语撂下狠话，扬长而去。

赵清捏着下巴，睨视着谢语远去的背影：“这届强化班的学生很有趣，一个比一个生猛。”

“简直就是……”孟愚铁青着脸，半天才生生把“一垃圾”这三个字给咽了回去。

赵清勾勾嘴角，瞅了瞅桌上撕成两半的试卷，乐了：“说实话，我觉得这怪不得学生，要怪就怪咱们中国的文字太神奇了。四个字组成一个词，搁哪儿都成型。放在诗里，是诗的韵味；放在歌里，是歌的意境；放在嘴边，又是另一种情趣。洋为中用，古为今用，爱怎么用就怎么用，何必如此苛刻呢？”

孟愚没好气地道：“在你眼里，除了液体就是固体，当然不会明白古诗的精华之处。”

“人之初，谁不是一汪液体？”赵清并不恼，依旧没正经道。

孟愚和赵清从来不在一个频率上，不屑和他继续辩论。

“对牛弹琴！童老师，我去一下年级组长办公室。”

“孟老师，谢语她可能是叛逆期……”童悦紧张起来，生怕孟愚真和谢语较上劲。

孟愚扶扶眼镜，叹了口气：“你放心，我是生气，但还不至于做那么幼稚的事。”

童悦低头，苦笑道：“快放学了，我也去班上看看。”再不能接受也得面对，头疼呀。

“童老师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童悦前脚刚跨出办公室的门，赵清就笑嘻嘻地叫住了她。

童悦不解地看向他。她如今的日历里，没有假日、节日，只有离高考还有多少日。

“七月初七，七夕节，有约吗？如果没有，咱们俩凑一起吃个饭。”赵清很是真诚地邀请她。

七夕节呀，还真是个特别的日子。

“你别多想，我没迫你的意思，纯粹是这节日一个人过好像有点惨。其实我更想和可欣老师共进晚餐，不过可惜她又去上海了。这一个月跑一趟，你说她是为一个人还是为那座城呢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！”童悦的语气不自觉地生硬起来，背绷得直直的。

赵清咂了下嘴：“狭义相对论里有一个基本原理：所有同年纪女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。你和可欣老师是高中同学，年龄一样大，以前你不也是一个月往上海跑一趟。”

“你认为我和乔可欣是同一类人？”童悦的脸黑成了锅底。

赵清“呵呵”地笑，煞有介事地评价：“你更清丽、知性，她更妩媚、火热，各有各的美。”他瞧着童悦好像真生气了，忙及时收住，“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快去看那帮祖国未来的花苞苞吧。我去安排个好地方，咱们‘今宵轻风明月，杨柳岸……’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约了。”

赵清瞪大眼睛：“你不会是因为我刚才的话故意逞强吧？”

“赵老师想太多了。”

赵清自我解嘲地摸摸鼻子：“也是，像童老师这么漂亮的，怎么可能没人约呢？大概还不止一个吧。”

童悦走出办公室，攥紧的拳头才缓缓松开，嘴里像吞了条虫似的，恶心不已。

赵清不知哪根弦搭错了，怎么可以把她和乔可欣相提并论呢？乔可欣在音乐学院时，本来已内定好留校任教，后来她和某位富商上床，被富商的妻子当场捉住，闹到学校，她只得到实中做了一个普通的音乐老师……童悦狠狠地甩了甩头，提着一口气下了四层楼，又上了四层楼。

眼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强化班在走廊的尽头。在走廊的两端，各有两句显目的标语，一句是：搏一轮春夏秋冬，换一生无怨无悔；另一句是：生时何必多睡，死后自会长眠。而在楼梯口最醒目处，则摆放着巨大的高考倒计时牌。那鲜红的数字就像一道光，锐利地射了过来。童悦下意识地闭上眼睛。即使是她，站在这儿也会不自觉地紧张、慌乱，何况学生们。他们那么有活力，那么阳光，那么懵懂，考砸一次有什么大惊小怪、不可理解的？

当童悦走进教室时，她的心情已平复。教室里很是喧闹，不知在谈论着什么，有几个男生兴奋得都坐到了桌子上。

从时间上算，现在应还在暑假中。实中的惯例，高三提前二十天开学。青台是著名的海滨城市，每年七八月是青台的旅游旺季。实中又靠海，站在教学楼的顶楼，一抬眼就能看到沙滩上嬉水的人群。虽然现在已到了旺季的尾声，游人也只是三三两两，但对比他们的逍遥、惬意，高三的学生和他们真不像在同一个星球上。

人生就是这么狰狞、残酷。

看见童悦进来，坐在桌上的几个男生跳了下来，教室里也安静下来。

童悦特地先看了一下谢语，她正向同桌显摆自己新买的包包挂件，笑得眉飞色舞。唉，真是没心没肺。

“李想今天没来上课吗？”童悦的目光落在最后一排空着的座位上。李想的同桌是学委何也，戴了一副像华晨宇那样的黑框眼镜，看上去呆萌呆萌的。

“来了。上完两节课，他说有点事先走了。”何也很懂礼貌，回话时站得笔直。

童悦点点头。李想现在是实中的门面担当，郑治的心头宝，以后说不定就是实中的荣誉校友，对他的尺度，实中向来是可长可短。说实话，班上有这么一位学生，作为班主任，骄傲有一些，更多的却是压力，真不知该怎么“侍候”！

“尽管科学家们说时间是可以折叠的，某一天我们有可能就有办法回到过去，但那仅仅是一次观光旅行，过去是固定的，无法改变，所以关于这次的摸底考，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好好总结一下。”童悦打开了手中的笔记本，刚想说出个一二三，下面已“女神女神”地闹开了。

“女神”是童悦的绰号。她第一天来实中报到时，全校都轰动了。不是说实中没有年轻女教师，而是像童悦这么漂亮的很少见。远远地看，童悦很像那个拍“清嘴广告”的高圆圆；走近了看，童悦又比高圆圆多出了三分书卷气。乔可欣那样的，立刻被秒成了渣渣。要不是郑治用扣分来镇压，童悦早成一届“网红”了。

“女神的话，果真都是神话。”

“不就是这次给你丢脸了吗，放心，下次绝对给你满脸镀个金光、佛光。”

“咱们不能一直都霸着前几排，也得让兄弟班级的小伙伴们有口饭吃呀！但关键时刻，咱们还是该吃肉吃肉，该喝酒喝酒。”

看着这一张张轻狂自信的面容，童悦不知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。头顶的日光灯仿佛也不堪直视，眨了几眨，“啪”地灭了，前排的女生不约而同娇娇地发出一声惊呼。

“老师，给！”生活班委从后面拿了根灯管过来，搞不清开关是哪个，索性“啪”把所有灯的开关全关了，教室里立刻暗了许多。

这盏灯一直接触不好，动不动就灭。从椅子往讲台站时，童悦的身子摇晃了两下。等了一会儿，稳住身形后她才举臂拿灯管。班上所有的男生突然全涌到前面来，一个个仰起头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仿佛是在提防她一旦摔下来，可以第一时间接住她。

女生们相互交换了眼色，捂着嘴吃吃地笑。

“唉！”男生们齐声长叹，雀跃的心情瞬间摔得粉碎。

本以为童悦这一踮脚一抬臂，那一件薄薄的衬衣微微掀动，从下面必然可以看到

隐隐的春光。有人说女神是A罩杯，瞧她多瘦呀！有人说是B罩杯，瘦归瘦，但胸前很有料。班上有A和B两派，一直想找个机会分个输赢。可惜女神竟然在衬衣里面加了一件打底的小背心，紧紧地贴着小腹，别说春光，就连秋光都没漏一点。

“好了！”童悦把灯管里的线头理了理，重新装上。

生活班委打开开关，一盏盏灯大亮，光明漫向教室的角角落落，也映着男生们眼中来不及掩饰的失落。

童悦不着痕迹地勾了下嘴角，拍拍手上的灰尘：“既然大家对自己认识得很深刻，那今天我就不布置别的作业，只一篇考后感，不得少于一千五百字，字迹必须工整，要有台阁体的标准。风格不限，可以抒情，可以矫情，可以豪情，可以悲情，明早早自习放到讲台上，我会一一拜读。”

“女神不带这样的，高考作文才多少字啊。”哀号声响彻四野。

童悦亲切地叮嘱：“放学路上注意安全，明天见！”哼，她也是从学生过来的，那点小心思，别以为逃得过她的眼睛。

傍晚，天下起雨来。夏季的青台，雷阵雨居多，有时一天能下几场，童悦总会在包里放把折叠伞。今天的雨不大，只是下的时间有点久。蒙蒙细雨，和着海水的水汽，仿佛天地都混在一起了。这样的天气，路上自然是堵的。

童悦没有骗赵清，她今晚真的有约，只不过约会的对象……很难描述。公交车又停了，童悦无聊地对着湿漉漉的街道发呆，手机在包里“嗡嗡”地震动着。是何也妈妈的电话。何也家是真正的书香门第，外公外婆都是医生，爸爸是大学老师，妈妈在大学图书馆工作。一家人非常重视何也的教育，为了节约何也在上学路上的时间，何妈妈特地在实中附近租了房。

“童老师，听说摸底考的排名出来了，何也这次排第几？”何妈妈向来要求高，何也每次考试的分析，她几乎都能写一篇论文。

何也这次还好，只掉了十多名。十多名，总分也就相差几分。何也已经够乖了，童悦不想他被训，于是委婉地道：“哦，这次考试其实是帮学生们收收心的，学校没有排名。”

何妈妈的音量瞬间就高亢起来：“开什么玩笑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学校还玩这种游戏？是不是何也考得不好？童老师你别瞒我，我顶得住。现在发现问题还来得及解决。我知道童老师没有结婚，无法体会做父母的心。当初我们家长并不同意童老师当班主

任，可郑校长说你能干、细腻，善于和学生交流，我们也就勉强接受了。高考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，对一个孩子的人生有着什么意义，童老师，你真的明白吗？”

童悦撇嘴，暗暗拭汗：“请何也妈妈放心，我会尽我所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。何也这次是正常发挥，他今天应该会带试卷回去。”

何妈妈似乎并不满意童悦的回答：“我也想放心，可以童老师的表现，我还真不敢。下一次考试，希望童老师第一时间可以告知我何也在年级的排名，这是一件严肃的事。”

挂断电话，童悦无力地倚向椅背，苦笑着捂脸。她真想给郑治打个电话，问问让她执教强化班的那天，他真的没喝醉吗？这个班主任，从身体到心理，真不是一个“累”字可形容的！

到达咖啡馆，比约定的时间迟了十分钟。咖啡馆应景地在门口弄了些气球和礼带，稍微让人感受到一丝节日的气氛。

童悦收起伞，抖了抖伞上的雨珠，弯腰将伞放进门口的竹篮中。直起身时，她差点撞上一个也正弯腰放伞的男子。她忙抱歉地笑了笑，男子温和地回以一笑。

男子看上去比童悦大不了几岁，谈不上十分高大帅气，当然，他的长相并不差，可以算是英俊了。但让人心生好感的并不是他的长相，而是他的笑容、举止，特别温厚、谦和，似乎性格很好。这样的男子，如果女友迟到一两个小时，大概都不会发脾气。

男子礼貌地替童悦推开门，做了个请进的手势。童悦轻轻道了声谢。在她前面进门的一个微胖妇人突然掉头越过她，一把拽住男子：“少宁，我觉得还是去买一束花比较好，你瞧瞧这进进出出的，哪个手里没有花？”

男子好脾气地笑笑：“妈，第一次见面就送花，会让人家姑娘为难的。要是人家没看上我，这花是收还是不收呢？”

“我儿子这么优秀，只有我们嫌弃她的份，她没看不上的道理。不过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今天这姑娘是真不错，你一会儿得热情点。”妇人的笑声是从鼻孔中发出来的，笑时眼角上吊，仿佛在居高临下，俯视众生。

“你可真是我亲妈呀！”男子脸上的笑有些无奈。

妇人纳闷道：“这还有假的？”

男子轻声道：“妈，这样可好，我一会儿还要赶飞机，买花肯定是来不及了，我们就多点些吃的，行吗？”

“也行。你要是想和那姑娘交往，你就拽一下妈的衣角，然后你忙你的去，后面的

事就交给妈。”

童悦把脸别向一旁，佯装看着墙壁上吊着的一个海螺风铃。有这样一位听话的儿子，做妈妈的一定很有成就感。

大厅的卡座已座无虚席，童悦找了很久，才看到有些拘谨又有些激动的李想。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，但在这一刻，童悦还是有掉头逃离的冲动。

看到朝自己走来的童悦，李想眼里突然燃起两团明亮的火。这并不令人畏惧，令人畏惧的是桌上一盆精心包装的正盛开的铃兰。

童悦第一次给强化班上班会课时，仔细地介绍过自己。她说完自己的年龄、身高、体重，然后说自己最喜欢的花是铃兰。

深呼吸，再深呼吸，再深呼吸。

如果时光倒退十年，看到这个场面，她估计会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不管爱与不爱，李想这样的大才子肯如此用心，光虚荣就够了。可如今她已芳龄二十七岁，硬生生惊出一身冷汗。

李想，单眼皮，大长腿，从高一起，成绩就保持年级第一。他篮球打得不错，跳高在省内拿过冠军。郑治说过，即使李想高考考砸了，凭体育加分，国内排名前十的高校依然可以随便挑。

在执教强化班之前，童悦和李想没一点交集，她真的不知自己怎么就入了他的眼。因为她，李想硬是把自己从一个理科学霸逼成了一个少年版的徐志摩。一天一封信，有时是诗，有时是歌词，有时是梦呓一般的只言片语。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，每天都能把信准时放在童悦的办公桌上。童悦想过，高考后填报志愿，她建议李想填报谍报专业，简直太适合了。

谍战前两年，李想似乎并不在意童悦的回应，他只是享受这种追求的过程。童悦也就装傻，当没这回事。到第三年，李想成了童悦的学生，他不知怎么想的，珠帘卷卷，天窗打开了，童悦的傻也就装不下去了。哪个年轻老师没有被学生暗恋过，这样的恋如烟花，被风一吹就散了，不必太在意。可对方是李想，常规路线不能走，所以她来赴了这次约。

“等很久了吗？”把花盆往里挪了挪，童悦尽量以一个师长的口吻问道。

李想很紧张，一反课堂上的气宇轩昂，握着茶杯的指尖轻轻地哆嗦：“没、没有很久，我、我就是担心老师不来。这花是送给老师的。”

“嗯，很漂亮。”隔着玻璃纸，依稀都能闻到铃兰的清香。

“我原本想买玫瑰的，可放不了几天，花就谢了。还是铃兰好，今年谢了，明年还会开，而且是童老师喜欢的。”李想羞涩地笑笑，把菜单递给童悦，“这家的圣代很好吃，老师要不要点一杯？还有……奶茶和萝卜包都不错……煲仔饭有很多种口味。”李想转过头，轻轻按住胸口，心跳得太快了。

邻桌的男子讶异地朝他投来一瞥，然后目光轻轻扫过静静端坐的童悦。童悦假装没察觉，真巧，在门口遇到的那对母子的桌子竟然和他们紧挨着，他们约的客人也来了，是一位爱笑的女子，说两句就笑一下。

“不用了，我只坐一会儿。”童悦谢绝了李想的推荐。

“老师另外还有约？”李想急了，抢着给两人各点了一杯奶茶。

“没有，明天的课件我还没做。”

“那吃完饭，我送老师……”李想小心翼翼地放缓呼吸。

音乐从屋顶四角吊着的小音箱里流淌出来，水一样透明的音质，钢琴键一样光滑，小提琴弓弦般纤细和敏感。童悦瞧着一桌桌的情侣、恋人，心里不知怎么的生出一缕悲凉。

“我知道我这样很冒昧，现在我还是老师的学生……我看过很多报道，中学的师生恋里，老师总是受指责的那一个。我不会让老师这样被动的。”说到这儿，李想的神情郑重了起来，显出一种不合年龄的沉稳，“在学校，我会遵守学校的所有规则，不让老师为难。可我的心等不到明年高考了，我怕别人也会喜欢上老师，我更怕老师喜欢上别人。老师……”

“谢谢！”这两个字，童悦是出自肺腑的。以李想这样的年龄，能考虑如此周全，真难为他了。

“老师能等我到明年高考吗？”李想搓着双手，不敢看童悦的眼睛。

童悦沉思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，打开包，从里面的隔层翻出工资卡，摆在李想面前。

“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是四千八百元，加上补课费、班主任津贴和课时津贴，一个月最多能拿六千多。我没有房子，也没什么存款，物价这么高，暂时还没有能力承担你读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。”

李想呆住：“那些我爸妈可以承担的。”

“如果结了婚，你不就是我的义务？幸好你快成年了，不然我还要做你的监护人。”童悦认真地道。

“结婚？干吗要……结婚？我只是……想和老师交往。”李想神色惊惶。结婚于他太遥远，也太深奥。

“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和我结婚？”童悦蹙起了眉头。

“当然有……但不是现在，至少大学毕业，我找到工作后，可以吗？”

“李想，我已经二十七岁了，女人过了三十，生孩子就会有危险。我想结婚，想生孩子，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去做无谓的交往、试探、沟通，你做好做丈夫和爸爸的准备了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满脑子罗曼蒂克的少年在童悦的目光中显得无措又慌乱。他没有办法回答，心里很难过。这样现实、庸俗的话怎么会出自这么清丽脱俗的童老师之口呢？

童悦不动声色。她知道自己终会伤害他，那么干脆一次就让他疼得刻骨铭心。从此以后，他才会踏实地念书，做自己该做的事，在合适的年纪去爱合适的人。

很久很久以后，当他突然回想起这一天的事，也许会明白她的深意，希望不要太恨她。

“别人的爱情不是这样的！”李想满脸通红。

“那是你们的爱情，花前月下，有情饮水饱，而一个二十七岁女人的爱情，是油米酱醋茶的现实和安全感。”

“二十七岁很大吗？老师真的多虑了。伊能静四十好几了，去年刚结的婚，她老公比她小十岁，他们……很幸福。”

谢天谢地，他还没脑袋发热到忘了年龄的差距。

“可这是她的第二段婚姻，在这之前，她和哈林结过婚，并育有一子。你希望我像她那样吗？”

李想的脸已经不是红，而是青，再是白得没有一点血色。

“把花拿去退了吧！”童悦一字一句，字字句句像寒剑般刺过去。李想疼得不能自己，腾地站起，夺路就往外跑。

“李想……”童悦叫住他。

李想痛苦地回过头，眼中闪烁着期盼。

“把单埋好再走。”学男人邀请女子赴约，这是起码的礼仪。

邻座男子嘴里刚好含了一口茶，“噗”地喷了对面女孩一脸。

李想落荒而逃。

童悦端起奶茶，一口一口喝尽，然后抱起那盆铃兰离开。她可以拒绝他的喜欢，

同样，她必须尊重他这份夭折的青涩恋情。爱的本身并没有错，错的是她不是他的那个人。

经过邻桌时，男子站了起来，他的椅子并不影响她通行，但他还是把椅子往里挪了挪，童悦不得不停下看向他。刚才的一幕，他大概都听到也看到了，童悦再怎么正义凛然，脸还是羞红了。

他含笑挤了一下眼睛，随和的样子让人一点也讨厌不起来。他一直待到现在，今晚的相亲应该算成功了吧。

拉开门，扑面而来的雨让童悦瑟缩了一下。风比来时猛了些，雨也大了，隐隐能听到大海的咆哮声。伞根本打不住，童悦不得不打车回住处。

和她合租的凌玲不在，大概是和孟愚过七夕去了。凌玲是孟愚来实中的另一个附加条件，要来就得来俩。他们俩从高中时就恋爱了，然后念了同一所大学，只是凌玲的专业是英语。她现在是高一普通班的英语老师。

专家说，要结婚，还是要从学生时代开始谈恋爱来得安全，出了社会，房子、钱、工作等等都会被算进去，想找个和你一起白手奋斗的爱人太难了。

孟愚和凌玲很幸运。

撕开玻璃纸，把铃兰小心地放在窗台上。雨丝斜斜地打过来，铃兰舒展了枝叶，很快就在夜色里摇曳生姿。童悦静静地站着，今夜月亮不知藏哪儿去了，但她知道它一定会从某个地方注视她这扇小小的窗口。静立的她犹如一张被处理过的黑白照片，显得那么不真实。

手机在黑暗里闪了一下，有短信进来。她打开，是一首浅白的诗——

那一年 我在水边

听到了一只翠鸟的啁啾

我怕惊动她

静静地立 静静地听

今夜 细雨敲打着窗棂

一下 一下 有如翠鸟的啁啾

啊 她在说些什么话

突然很想很想她

“毛病！”童悦冷哼了一声，然后点击了“删除”。